

老大回



中山大学校友文丛

老大回——三代人在美国的传奇

(美) 吴中柱 © 著

与眼科泰斗陈耀真之女的旷世之恋
历经56年，横跨大洋彼岸的励志传奇
一幅温情细腻的岭南风情画卷
现实版的《第二次握手》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中山大学校友文丛

老大回 ——三代人在美国的传奇

Lao Da Hui Sandairen Zai Meiguo De Chuanqi

(美) 吴中柱 ©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大回：三代人在美国的传奇/吴中柱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11

(中山大学校友文丛)

ISBN 978 - 7 - 306 - 04268 - 2

I. ①老… II. ①吴… III. ①吴中柱—自传 IV. ①K837.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7925 号

出 版 人：徐 劲

策划编辑：陈 珂

责任编辑：陈 珂

封面设计：林绵华

责任校对：徐诗荣

责任技编：何雅涛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 - 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东莞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 × 960mm 1/16 16 印张 287 千字

版次印次：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1000 册 定 价：3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 言

我不是文人，是粗人。我未从头到尾仔细看完一本中文小说，我也未写过超出两千字的文章。在高中二年级时，我的语文成绩曾经只得六十分。既然如此，又何必大动干戈，学人玩弄文笔！我实在不愿意献丑，但是我有故事想讲。

阴差阳错，我跟一个被“卖猪仔”去美国当苦力的人，在一个半世纪之后扯上关系。我成了一个瘸子的孙女婿，他只读了六年私塾，最后却考入美国哈佛大学，成为第一个哈佛的中国毕业生。我无意借此替自己抹光，而是自感寒酸！虽则如此，我们三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固执！非常固执！

其实我不是著书立说，我只是写个人的经历——少小离家老大回，试图给我的后人了解我们三代人艰难困苦的旅程，从中琢磨其筋骨，启迪其做人。本来三两千字便可了事，可是我越写越上瘾，时而画蛇添足，时而南腔北调，时而明笑暗泪，越写越有劲，欲罢不能！结果写得不伦不类，自传不像自传，回忆录不像回忆录，小说更不像！

四十多年前初到美国时，友人便觉得我的经历具有传奇性，接二连三地鼓励我把它记录下来。我既不为名又不为利，何苦为之？更重要的是生活迫人，哪有闲心去做小丑给别人笑？再者，自知不是写文章的料，又何必自不量力呢？我保持低调，但是把经历记录下来的念头仍然隐藏在心里。

四十多年后，我已是七旬老人，退休后无所事事，扮小丑也好，做笑料也罢，再不写下来，这些经历便会和我一同西去。

宇宙无边，云海茫茫，万山峻岭，大海苍苍，个人太渺小，我很庆幸在这人海浮沉的世界里“认识”了我自己。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在此，我衷心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同怀与兄弟姐妹们的共同成长！我鞠躬感恩国内外给我雪中送炭的熟人和陌生人。

吴中柱

2012年1月21日

赤子老大归故里 一片冰心在玉壶

(代序)

中山大学医学部副主任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院长

生理学教授

王庭槐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唐代贺知章这首《回乡偶书》是我们小时候就耳熟能详的诗歌，然而对于诗中所蕴涵的人生深意，却是在我读完吴中柱先生这本《老大回》的自传之后，才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2011年年初，我请吴中柱、陈之昭伉俪前来镜湖医院讲学，那时我正主持实施初年资医生强化职业胜任力的“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培训。他俩欣然前往，之昭介绍了美国眼科病理学的研究进展，中柱讲述了美国医生的培训情况并回答了外科大夫的许多问题，赢得了医生们长久热烈的掌声。讲座结束后，我邀他们畅游旌仔岛时，中柱告诉我，他退休了，闲着的时候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自传，取名“老大回”。自谓平素从未写过超过两千字的文章，这次却一口气洋洋洒洒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书稿，他同时嘱我代写一个序。我刚刚受到他千里送来讲座之助，不能推辞，便欣然应允。

我一口气读完了书稿，掩卷静思，每每被书中有血有肉的人物所感动。从中我明白了许多人为何少小离家，为何乡音无改，为何要叶落归根、回归故里；不为衣锦还乡，不为光宗耀祖，只为儿时的那份情、那份爱。不管经受多少委屈、多少磨难，那份对故乡、对母校、对亲朋的眷恋之情，永在赤子的心中荡漾。

吴中柱先生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通过他的回忆，我们了解到处在民国初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广东南海大户人家的社会生活状态；也了解到作为我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的中国人陈联祥先生，以及中国眼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陈耀真教授、夫人毛文书教授一家三代人的奋斗史。书中不少情节有助于后来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当时中西方社会生活的了解与感

悟，尤其是对于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劫难，书中也有生动详细的描述。此外，书中还涉及一些历史人物如中山医学院柯麟院长、香港“太平绅士”利铭泽先生、第一届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等人的掌故、名人轶事，他们的敬业精神或为人处世之道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和借鉴。

吴中柱先生和陈之昭教授从渡港经历到美国的“奋斗史”，也是当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亲身经历的写照。中柱人生经历丰富，从中山医学院（以下简称“中山医”）的医学生，香港的清洁工人、织布工人、扎铁工人、打毛工人的平头百姓到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一路艰苦奋斗最终成为美国优秀的外科医生。陈之昭从离开中山医后，又重新在美国读医学院，做实习、住院医生、博士后，时间长达十一年之久。后来，她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工作了三十多年，成为国际眼科病理学领域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个中的辛酸唯有作者自身才能体味，也才能因此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给后人及读者以鲜活的再现。他们一家三代人历尽艰辛，不屈服命运，不畏强权，不怕艰难困苦的磨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屡勇，最终成就一番事业。这一历程的记录既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缩影，也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现状提供了更加直接生动的佐证素材。

中柱和之昭作为中山医的知名校友，心系母校，时刻关心母校的建设和发展。近几年，他们经常回母校考察交流，为母校与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等名校建立学术联系穿针引线，为学校的医学教育改革、眼科中心的科研发展和人才引进出谋献策。他们作为主要成员还发起并成立了中山医美东校友会，有力地加强了校友与母校的沟通，为校友之间的联系、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为促进母校的更大发展、推动校友事业的进步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爱情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无论是在太平盛世还是在兵荒马乱的年头，人类的这种情感一直在延续。吴中柱、陈之昭在中山医学院学习期间萌发初恋，在“文革”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私奔”香港，在美国他们俩又不顾当时身份上的差距而坚持走在一起，相濡以沫、互相扶持几十年，这一曲动人的爱情篇章是值得青年人欣赏和学习的。其中，我国眼科学的泰斗陈耀真、毛文书教授在处理女儿和男友恋爱的问题上，也是值得读者们学习和借鉴的。

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只是有的书厚，有的书薄；有的感人肺腑、激励人心、催后人奋发向上，有的平淡无奇、索然乏味，抑或凄苦压抑、令人同情。要写成什么样的书，作者其实就是你自己。自己的人生，由自己去书

写，在书写过程中又会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生。

感谢吴中柱先生把自己人生经历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让我们和后来人更好地了解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历史文化，了解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世界。吴中柱天性真诚率直，热情豪放，文如其人。本书的叙述真实直白、不施粉黛，笔调生动活泼，情节曲折动人，令这本传记有很好的可读性和亲切感。

谢谢中柱先生，他这部传记为后人及读者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精神食粮，我们衷心祝愿中柱、之昭晚年幸福、健康快乐，再续人生新华章！

◆ 目 录 ◆

001	前言
001	赤子老大归故里 一片冰心在玉壶（代序）

第一章 吴家少年

003	游子回家
008	吴家子弟
017	今非昔比
024	叛逆少年
031	大难不死
035	难忘岁月
040	第一志愿
045	又一村民
050	科举考试

第二章 缘结千金

055	大学生涯
059	情窦初开
066	高不可攀
074	瘸子成才
086	学术泰斗
102	眼科强人
109	“文革”来了

第三章 偷渡香港

117	未雨绸缪
125	“督卒”过河
144	老爸入狱
154	两个世界
160	欲哭无泪
168	行医无门
176	山穷水尽

第四章 梦圆美国

187	春光明媚
197	阿柱出洋
209	拉牛上树
214	付诸东流
217	梦寐以求
225	我是“特工”
230	桃花又开
243	后记

第一章 吴家少年

游子回家

1967年，“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轰轰烈烈，我自觉无藏身之地，于是我和之昭、十弟以及一班朋友就离家出走。17年后，我真的想不到有回头之日，铁树真的开花了。大门紧闭了几十年，现在像西关老屋的三重门，终于开了。1984年夏天，红日炎炎，我第一次带着一家三口，远渡重洋，回到对我来说不堪回首的香港岛。在贤妻的表姑姐安排下，我们住进了香港希晨道的利园五星大酒店。

香港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这里挣扎了三年。那时，我是最下层的蚁民，蹲人跨下，忍辱偷生。今非昔比，现在我能挺起腰来说话，站起来走路了。并不是我突然拥有家财万贯，傲气凌人，而是我的十年奋斗，使得我终如愿以偿。这次回来，我心情起伏，特别兴奋。人曰：触景生情。我云：触情生景，正如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次回来，我看维多利亚港特别美。我重游香港山顶，站在“老衬亭”遥望下去，依山伴水，大厦林立，白云漫漂，蓝天绿水，帆船起伏。美！

我有意取道珠江，坐渡船回乡。因为17年前，我们几经周折经水路从广州到达香港。我是“督卒”过河，偷渡出去的。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大串联”，串了去香港。我不串则已，我一串就串了几十年，而且我越串越远，好像迷途不知返，我串到地球的另一边。

那天是1984年5月21日，我们特别早起，收拾大批行李，其中绝大多数是手信。我打开窗帷，外面风和日丽，但我心情喜忧交杂：喜者，将要见到离别17年的亲友父老；忧者，偷渡客还乡，总是有些心怯。

“庆利（Henry），起床！起床！”庆利是我的儿子，他才三岁，天真烂漫，朱唇乳齿，唾液流涎，熟睡不醒，我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他后来可把我累坏了，从家里出发路经夏威夷到达香港，这家伙诡计多端，借口地下太脏，从未下地走过半步。我一直抱着他，我的右肩关节因此而隐痛三个多月。我也拿他没办法，谁惯坏了他，不好说。他是婆婆（外婆）的宝贝，更甭提他妈妈了。我嘛，对他外刚内柔。

我们归心似箭，草率吃完早餐，便赶路去了。我左手提着行李，右手抱着庆利，打车直奔码头。我早有心理准备，每分每秒我都铭记：一定要小心翼翼，循

规蹈矩，不能出丝毫差错！我外弛内张，但还未至于“冷汗横流”的程度。我没有做贼，但我的心实在是虚呀！说句掏心窝的话，我离家出走后的17年，仍然噩梦频频，半夜惊醒！那些往事铭刻在心底实在太深太深！



幼年吴庆利（作者吴中柱之子）

我们到了码头，排队过关，那小家伙没有添乱。我们寸步移行，我手里紧握护照，瞻前顾后，看看是否被人注意。好不容易排到前面，看到海关人员穿的是香港制服，我真的犯糊涂！如梦初醒，原来我是出香港海关而不是入大陆海关。如释重负，我的心率、血压恢复正常。我把神态放松，慢条斯理地下船去了。我找了个靠近窗口的佳位，希望能沿途观望珠江两岸的景色，也能回忆及对比17年前逃走的旧水路。待旅客上齐，渡船“扑扑扑”地离开码头，乘风破浪向广州而去。那些柴油味熏染船舱，真害怕小儿哮喘复发，只能望菩萨保佑这小家伙安然无恙。

把妻儿及行李安置下来，回首仰望，大厦林立的香港岛好像平台一样浮在维多利亚港上，从我们渡船的后边慢慢离去，远远地消失。转头直望，看不出什么所以然，因为珠江口太宽了。久而，货船鱼船穿梭左右，互鸣互应；久之，目无船，一片茫茫。除了令人讨厌的引擎声外，仍是引擎声，闷得发慌。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渡船引擎转慢，最后停在河中。我以为机器有故障。“扑扑扑”的不同频率的引擎声从远处传来，我举目外望，发现一艘飘有五星红旗的快艇向渡船开来，我竟有些不知所措。

待两船相接，有两个穿着绿色军装、手握冲锋枪的军人登上渡船。“生死有命，来就来吧！”我绷紧脸，咬紧牙关去面对“大祸临头”！那个20岁出头的边防军人，人高马大，方面毛脸，眉粗眼大，面无表情，严肃可畏，向我迎面而来。我面有改容，非白则红，我的心率血压又回升了。他由上至下打量我一番，然后慢慢地擦肩而过。说句真心话，我确实有点紧张。“我不是贼，不要怕！”我自我安慰。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是冲我来的我才如卸千斤。

另一位边防军同志，他约摸30岁，矮短身材，长相平凡，站在船舱前面，用河南口音以权威的姿态宣布：“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请把证件拿出来，准备检查。”我又紧张起来，“难道他们真的要抓人？”我像笼中之鸟，无可奈何。妻子觉察到我的表情不对劲，把我按住。两位边防军人各站一边，前后巡走，虎视眈眈，执行他们的任务。矮个子在我一边，他拿着我的护照仔细看看，我知道他不是看那些鸡肠鹅肠文字，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他看我的护照比谁的都要看得久？他又看我一眼，反复多次，看个没完！

“有什么不对吗？”我实在不耐烦，用我正宗的广州普通话跟他说。

“先生，你的照片与你本人不像。”他认真负责地说。

“长官同志，那是多年前的照片，那时我戴眼镜，现在戴的是隐形眼镜。”他似乎接受了我的解释，接着往下查。查完以后，他俩返回他们的巡逻快艇，又“扑扑扑”地离去。我过了第一关，平安无事，心情舒坦多了。

好不容易航行了三个多时辰，我才隐隐约约看到沿岸轮廓。我失去自控，经常站起来张望是否在万顷沙、十八涌的水域。我远望江边情景，感慨万千。因为17年前我们就是从这“胜地”背井离乡的。

“同志！你坐下！行船期间不能站起来！”那船上的工作人员指着我喊。我只有乖乖地坐下来，我得守规矩。可不是吗？他是为了我的安全。

到了十八涌、万顷沙，仍然茫茫一片，偶尔看到一些稀疏灌木。到了虎门、麻涌，河面渐渐收窄。黄埔、鱼珠、新州、员村、猎德、冼村、二沙头，两岸乡镇不断浮现在面前。

“海珠桥！海珠桥！”我大声喊醒我的妻儿。

“庆利！醒一醒，很快你就能看见外婆了。”他们睡得正甜，可能是时差关系吧。当时，海珠桥是唯一沟通河北（珠江北岸）与河南（珠江南岸）的要道，听说是1958年10月由苏联老大哥帮助修建的。

“爱群大厦！南方大厦！”这些名称又不由自主地溜出我的口里。渡船终于拐了一个弯，向着逆流，慢慢地向河南的洲头嘴码头靠岸。

渡船正在拐弯，我看见两位老太太走出码头闸外，迫不及待地等着渡船抛锚泊岸。

“妈妈！妈妈！”妻子用四川话摇手尖叫。

“婆婆，婆婆！”她教庆利说，同时举起他的小手摇摆。一般庶民是不可能走出闸门之外去迎接客人的。我的岳母并非等闲之辈，她是广州大名鼎鼎的女强人，她拿出“重要人物”的证件要求出闸候接。陪着她的另一位老太太是当时

的广东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委员及上海香港永安百货公司的老板郭棣活的夫人。她拿出省府的批文，那些海关管理员只能恭敬从命。我高举庆利向她们摇晃，“庆利！庆利！”岳母用带有四川音的广州话向他喊，她开心极了，笑得有牙无眼。贤妻抱着庆利捷足登岸，岳母箭步扑来，把庆利一把抱过去，热吻外孙。我有自知之明，我只是个配角而已！我拖着沉重的行李跟在她们的屁股后面过关去了。

走出码头，“吴家帮”人马群集门口热烈欢迎我这个“游子”回家。“七哥！”“阿柱！”17年没有听到的家音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暖耳呵！我感慨万分，实在不能自控，涕泪横流。所有在家的兄妹及他们的配偶都来了。大家都不敢相信我有回头的一日。我打量了他们一番，他们也打量我一回：看看我的鼻子高了没有，我的眼睛变成蓝色没有。“甬看了，什么都没有变，就是秃了。”我跟他们说。他们很尴尬于我给每个人的熊抱。不用多说，他们注意力早已集中在我小儿庆利身上，妻子抱着庆利教他说：“二伯父，三姑姐，八姑姐，九姑姐……”妻子及外母归家似箭，礼貌上跟“吴家帮”寒暄了几句，便道别而辞。

我跟“吴家帮”没有说上几句，岳母那边等得不耐烦了。“吴中柱！你不来？”妻子带有点命令式的语气。我转头一望，原来她们正向一辆黑色的轿车走去，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郭副省长的专车。何去何从，我左右为难。我了解“吴家帮”虽是一群草民，但他们肚子里何止能撑船，更能飞翔！我相信他们不会怪我的，我跟他们说，我明天回家，“一定回！叫老爸不要等我食饭！”话未说完，我又热泪盈眶。

我夹着尾巴，顺从老婆大人之命，登上这辆上世纪40年代的老父车，虽然实在是老，但又打理得很耀眼。话又说回来，白白的椅套，透花的窗帘，坐着满舒服的。车虽老但引擎还不错，安静而稳定。

车从河南转弯抹角拐到了东山二沙头小岛，最后驶入了一个警卫林立的招待所。那高不可攀的围墙，广阔的前庭后院，盛放的南花粤草，小鸟既歌又语，环境优美。房子不大，清洁宁静。没有豪华的大堂，伟大领袖的塑像静静地站在堂前，穿着深蓝解放装的服务员各自忙碌。我们被安置在地下的一个房间。服务员手提一壶开水，走在前面给我们打开那枣红色的房门。房门大开，屋顶高高悬挂着长长的蚊帐，蒙罩着一张有垫子的双人床。虽是大白天，但那些吸血的蚊子仍隆隆乱飞。地板是冰凉的水泥地，靠近窗门有一个红色的书桌。桌上有个烟灰缸，虽无烟火，但烟味熏天。房间内有水厕，但没有热水；食堂提供中西餐。以那个时代的标准，这也许已算是四星级或五星级宾馆的水平了吧。

经过长途跋涉，已有 20 多个小时没有好好休息的我们很早入眠。可是，那些蚊子根本就饶不了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整夜跟我们闹个没完。打盹一时半刻，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我自我安慰：睡不着的主要原因是时差，加上不习惯新环境，也许两三天便会适应过来。可是，早上起来发现我的儿子成了蚊子的牺牲品，由头到脚满是红肿的蚊口。那还了得！老婆赶到前台找到电话，向她妈妈禀报：“你的宝贝外孙被蚊子咬得浑身红肿。”外母听了之后便三步并作两步走，赶来招待所看个究竟。“妈妈，蚊子太多！不能住在这里，再找另一家旅馆吧”，老婆说。我们吃完了早餐，很简单，就是白粥与馒头，便迁到白云宾馆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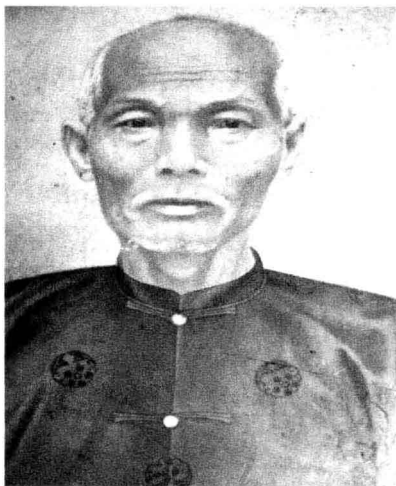
那时，花园酒店还没有落成。在迁往白云宾馆的路上，外母告诉我们那小岛招待所是广州最好的宾馆，中央首长来广州都住在这里。我从内心里感谢丈母娘用心良苦，把我们安排在既高级又安全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像我们这样，与最高领导分享他的“行宫”？共吸小岛的气，同饮珠江的水，还有——分享那些蚊子夜袭？可惜我们不识抬举，只住了一个晚上，真是可惜！

吴家子弟

我生长在一个大家庭，但并无“大户”之意。用革命的语言来描述，只能算是小资产阶级。我说的“大家庭”，是指人数而言。父母生了我们十兄弟姐妹，除四姐、六姐年幼夭折，我上有三兄一姐，下有二妹一弟，我排行第七。

我的祖籍是广东南海县乐安墟旺边村，是个种稻米和蔬菜的小乡村。它位于佛山市的北部，从广三铁路佛山火车站步行至此大概要花一个多小时，现已并入佛山市的南海区。

祖父吴达和是个布鞋匠，以手艺谋生，祖父是吴门堂上第22代的弟子。祖母蒙自和生孩子多少已无法证实，养育成人的有二男二女，父亲排行第五。祠堂是村内最高大的建筑物，有个大地塘位于村的中心，两旁是村民的平房。祖屋非常简陋，位于村的南边。进屋便是厨房，右边是客厅，除神台之外，只能放两张床，卧房更小。父亲就是在这泥地破屋长大的。



祖父吴达和（1862—1926年）



祖母蒙自和（1868—1940年）